

□芳菲物语

□芭蕉雨声(新乡市)

□岁月静好 □王自亮(长垣市)

野牵牛

野牵牛,吹喇叭,一边吹一边爬。爬到东山坡,扯一扯秧子,西山坡都是动弹的。这是我的想象与夸张。

牵牛花扎根山野才踏实,才会把花吹得震天响。天真烂漫,无忧无虑。村庄的静谧,不会因牵牛花的闹嚷而减损,相反,愈发宁静与安详。

野牵牛,是乡人对它的昵称,唤猫唤狗似的,总带着些许宠溺。野,是个好字,野天野地,野着可处跑,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那时候的我们都是这样“野”大的。因为野,家门前才有音频各异的母亲唤儿声。拖出的长腔,长过牵牛藤。

牵牛心性也真的够野,与荆条挤挤扛扛,爬过荆条枝叶,去够荆条旁的酸枣树,顺酸枣树往上拱,也不怕扎得慌。所以,清晨的露水里常掺和着牵牛花的清香。

牵牛花,旋花科,一年生缠绕草本,春出苗,夏爬蔓,秋末它已妥妥站稳高处。花色很多,暖色的粉红,冷艳的冰蓝,还有紫色镶白边的,不拘一格,任性自在。

牵牛爬高开花,只为孕育更饱满的种粒,强壮族群繁衍。它也许并不懂得生之意义,一切出于天性的自觉。

牵牛的扁球形蒴果,有点像古代炊具甑,也叫盆甑草。种子有黑有白,药材名就叫黑丑、白丑,老家说是姜姜籽。母亲在干燥的风里收集姜姜籽的

场景,是秋天的一幅画。姜姜籽焙熟装瓶,小儿积食不化,吃一点就好了。味苦,性寒,泻水下气。

牵牛花有个很文艺的名字,朝颜。清晨四点半,它迎着新鲜的朝阳打开新鲜的花苞。它深知自己花期短暂,活一日就是活一辈子,所以只争朝夕。民间把它唤作勤娘子,也是尊称了。

延时摄影模式下看牵牛花的缠绕茎,一出苗便摇摇摆摆伸出嫩尖,不停旋转着,试着去探寻支持物。一旦触摸到,旋即缠而绕之,一路攀升。有趣的是茎的旋转方向,不同植株,不同茎蔓,皆逆时针左旋而上,遵守物理学上的右手定则。这是生命密码,与它的遗传基因有关。

傍晚,灌木丛开败的花朵也十分耐看,修长的花筒蜷缩紧收,瓣口纹理清晰,唇纹似的,有着含苞待放时的羞涩。枯萎了的柔弱样子,并不能掩饰它意志坚定走进黄昏里的心,松弛,平静,坦然。

南宋诗人杨万里写牵牛花:“晓思欢欣晚思愁,绕篱萦架太娇柔。木犀未发芙蓉落,买断西风恣意秋。”朝开暮落,纤细柔婉,都不是消极情怠的理由。荷花凋敝,桂花未放,此时的秋风专属野牵牛。村庄内外,远郊荒径,芜杂的山野林地,哪里有它,哪里就有秋意。牵牛花是不折不扣的秋花,凄风冷



雨是催发它开花的动力,它为驱散人世寒凉而生。

暮秋有一景,始终在我心头萦绕。玉米收了,空秆子留在地里。野牵牛衰萎的缠绕茎已显老态,而紧抓秸秆的握力不松,凭借秸秆顶端天缨,将喇叭花一朵朵擎向半空!风吹花颤,枯叶如旗帜般猎猎作响。娇媚与丑拙,苍老与新生,强烈的视觉冲击撼人心魄。我总是望着发呆,欢喜又忧伤。

城里不容杂草,野牵牛踪迹难觅,偶然相逢于僻静一隅,我打心底里为它高兴,傍篱引蔓偷活一世,花开花落终修成正果。

“黑丑花开早晚凉,红蜻蜓出雨丝香。”说到底,牵牛花是村花。与它相伴的有蜂、蝶、豆娘、蝈蝈等几样秋虫,还有少年的我。

夜色小城

骑行穿过小城,已是夜幕时分。喧闹的长街,各种各样的人在忙碌着,各有各的生活。饭馆、超市、小摊、服装店……点点灯火,闪耀着温暖的光芒。酒楼前停满了车,很多人去吃饭。忙碌一天,喝点啤酒,吃点小菜,这是很多人解压放松的方式。

长街内充满了诱人的香味,还有一种暖暖的烟火气息。

公园里,也有很多人,他们随着音乐的节拍轻快舞动,把一天的疲惫全都放下。

商业街上的店铺个个亮丽,装修也很别致,吸引了时尚的男男女女。东边的一汪湖水,显得很空旷,映出了天上灰沉的天空。

走过闹市,又拐进幽暗的小巷,这里安静多了。路灯下的影子被拉长,小巷空空寂寂,让人很是神往。喜欢这样的小巷,能去走一走,感觉很好。

穿过烟火人间,穿过小城,让人的心很温暖。

喜欢这安静的生活,喜欢这美丽的小城。

本版投稿邮箱

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
pywbmywy@126.com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红满天

□王攀 摄



浮云游

□张静 摄

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投稿请发至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